

§ 城牆之外的聲音

§ 楔子

510BC 夏天 雅典。

舊秩序正在瓦解，新制度尚未成形；僭主倒下，貴族爭權，平民首次被喚醒；斯巴達像冷靜的監工，波斯在遠方凝視。

515BC 畢達哥拉斯離開奧林匹斯山前往印度西北部遊歷，512BC 從塔克西拉回愛琴海世界，510BC 在雅典目睹了最後一位僭主的離開。

在薩摩斯，權力太集中；在雅典，人心太分散；於是她決定到克羅頓(Croton)開啟她的教團事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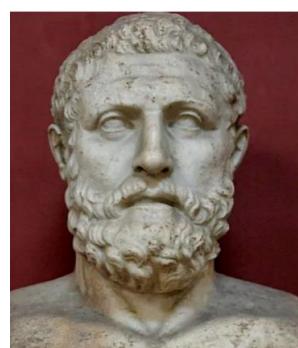
參考資料[[克里斯提尼的故事](#)]

§ 城牆之內

城牆內的空氣是熱的，不是因為夏天，而是因為人聲太多。

陶工街一早就有人停下轉輪。泥土半乾，輪盤還在慣性地轉，卻沒有人管它。遠處傳來金屬撞擊的聲音，不是工坊，是士兵的盾牌邊緣互相敲碰。聲音短促、規律，像在提醒每一個人：今天不是平常的日子。

市集中央，有人站上石階，高舉手臂。



「希庇亞斯([Hippias](#) 雅典最後一位僭主)已經走了！」

這句話像一塊石頭丟進水裡。不是歡呼，而是一瞬間的寂靜。接著是低聲的議論，像風穿過乾草。

「真的走了？」

「斯巴達人護送他出城的。」

「那接下來呢？」

沒有人知道接下來是什麼。

貴族們站在柱廊陰影裡，披風整齊，神情克制。他們彼此點頭，卻沒有靠近。每個人都在計算：誰能撐過這個空檔？誰能先動員人群？誰又會被指控是僭主的同謀？

平民第一次沒有立刻散去。

農夫沒有回田裡，船工沒有回港口，陶匠的手沾著泥，卻沒有洗。他們站著，看著那些平常高高在上的人。

一名老人低聲說：

「以前是他們決定，現在呢？」

沒有人回答他，但好幾個人聽見了。

在城門附近，一隊斯巴達士兵尚未完全撤離。他們的盔甲擦得發亮，臉上沒有表情，像來執行一件完成後即可放下的任務。

一名雅典青年忍不住對同伴說：

「他們說是來解放我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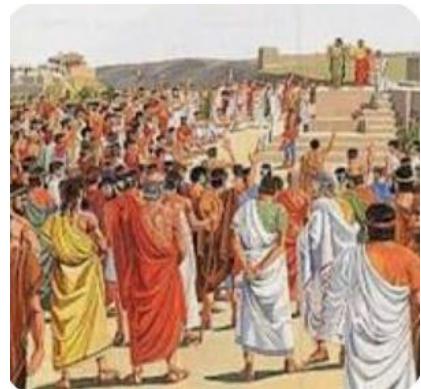
同伴冷笑：

「他們只是不喜歡希庇亞斯。」

斯巴達人不管這些。他們不理解，也不需要理解。對他們來說，雅典現在像一匹剛解開韁繩的馬，太自由，太吵，太不可預測。

§ 傳言

傍晚時分，傳言開始成形。



「伊薩戈拉斯([Isagoras](#))要請斯巴達再回來一次。」

「[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在拉攏各區的人。」

「有人在準備名單，準備流放對手。」

「流放？」

「是的，這次不是僭主流放我們，是我們要決定誰該走。」

這句話讓人心臟一緊。

權力第一次像一件沒有主人的工具，被放在廣場中央。

夜裡，雅典不安靜。

火把在街角閃動，有人低聲密談，有人悄悄敲門。母親把孩子拉進屋裡，男人卻站在門口，聽外面的腳步聲。

某個年輕人抬頭看向衛城的輪廓，對朋友說：

「以前我們仰望那裡，是因為上面有人。」

他頓了一下，「現在上面沒人了。」

朋友回答得很慢：

「那就看看，會不會輪到我們上去。」

這一夜，雅典還不是民主。

但它已經不是僭主之城了。

它是一座正在學習「如何決定自己命運」的城市，笨拙、危險、充滿野心，而且，一旦學會，就再也回不去了。

§ 密會

夜深之後，雅典的柱廊才真正屬於人。

白天屬於人群，夜晚屬於算計。

伊薩戈拉斯先到。他沒有帶隨從，只披了一件深色斗篷。腳步穩，沒有遲疑。他選的是一間靠近市集邊緣的私人中庭，牆高，門窄，裡頭的燈火被刻意壓低。

他知道對方一定會來。

克里斯提尼進門時，先停了一下，聽。確定沒有第三個呼吸，才跨過門檻。

兩人對坐，中間隔著一張低石桌。桌上沒有酒，只有一盞油燈。

伊薩戈拉斯先開口，語氣平直，像在談一樁早已談好的事。

「僭主走了。」

「是被你請走的，還是被斯巴達帶走的？」克里斯提尼反問。

伊薩戈拉斯嘴角動了一下。「有差別嗎？結果一樣。」

克里斯提尼看著燈火。「不一樣。你習慣讓別人替你收尾。」

沉默。燈芯爆了一聲輕響。

「雅典需要秩序。」伊薩戈拉斯說，「不是口號，是結構。城邦不是讓每個人都說話的地方。」

「你是怕他們說話，」克里斯提尼抬頭，「還是怕他們記得？」

伊薩戈拉斯的眼神冷了。

「我怕的是他們被人利用。」

「你指的是我？」

「我指的是任何願意把人群當工具的人。」

克里斯提尼笑了，那笑意很短。

「你錯了。我把他們當力量。工具用完就丟，力量你得學會共存。」

伊薩戈拉斯身體微微前傾。

「你知道斯巴達怎麼看你嗎？」

「我不需要斯巴達怎麼看我。」

「你需要他們不要回來。」

這句話第一次讓克里斯提尼沉默。

伊薩戈拉斯抓住了那一瞬間。

「我可以保證秩序。長老會、貴族議政、穩定。沒有暴民，沒有清算。」

「沒有改變。」克里斯提尼說。

「改變是危險的。」伊薩戈拉斯低聲說，「你以為你放他們出來，他們會聽你的？第一個被吞掉的，往往是帶頭的人。」

克里斯提尼慢慢站起來。

「我知道。所以我才必須這麼做。」

伊薩戈拉斯皺眉。

「你在賭整座城市。」

「不。」克里斯提尼糾正他，「我是在賭人心比血統更長久。」

他走到門口，又停下。

「你要的是一個安靜的雅典，我要的是一個不需要僭主的雅典。」

門開了，夜風灌進來，油燈晃了一下。

伊薩戈拉斯獨自坐著，手指慢慢收緊。

他知道，這場密會沒有結果。

也知道，下一次再見，不會是在這樣的房間裡。

那將是在廣場，在人群中，在眾目睽睽之下，決定誰被放逐，誰留下來。

§ 流放

城門就在前方。

伊薩戈拉斯卻第一次不確定，自己是否真的走得到那裡。

不是因為路被堵住，路是空的。太空了。

街道兩側沒有歡呼，也沒有咒罵。人群站得很遠，像一圈圈退開的水。沒有一個人伸手，沒有一個人靠近。那比辱罵更讓人難以忍受。

他聽見自己的腳步聲。

太清楚了。

幾個時辰前，他還坐在石椅上，下令。

現在，他的斗篷被風掀起，露出裡頭沒來得及換下的白袍，那件象徵合法權力的衣服。

他忽然意識到沒有人要求他脫下來。

沒有審判，沒有宣告，沒有程序。

只是——「你不再屬於這裡了。」

這句話沒有被說出口，卻懸在每一張臉上。

他想回頭。

不是為了求饒，而是為了確認一件事。

他回頭了。

人群沒有動。

那一瞬間，他明白了，不是他輸給了克里斯提尼，而是整座城市決定不再需要他這種人。

這個理解，比政治失敗更痛。

腦中閃過的不是憤怒，而是混亂。

我哪裡做錯了？

他曾經相信秩序。相信血統、議席、結構、穩定。相信人群需要被引導，而不是被放任。

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有理由。而現在，理由一點用都沒有。

他忽然想起斯巴達國王的臉。

冷靜、節制、確定世界有邊界。

那才是正常的世界。

而雅典，這座城市正在拆掉自己的牆。

不是城牆，是內在的牆。

一名年輕人在人群中低聲說了什麼。
伊薩戈拉斯沒聽清。

但他看到對方的眼神——不是仇恨，而是好奇。

那眼神像是在看一個過時的器物。

原來如此。

他終於懂了。他不是被懲罰，他是被淘汰。

城門就在前方。

守門的士兵沒有攔他，也沒有敬禮，只是側身讓開。

那一刻，他的胸口忽然一空。

不是恐懼，是某種更深的東西——失去位置的感覺。

不是失去家，而是失去「被世界需要」的那個位置。

他跨出城門。

沒有雷聲，沒有神諭。

只有風。

風從城裡吹來，帶著人聲、火煙、正在被重組的未來。

他站了一瞬，才繼續走。在背後，雅典沒有回頭看他。

這一刻，伊薩戈拉斯才真正明白：放逐不是離開城市，而是城市在你心中關上了門。

§ 人群之中

克里斯提尼站在那裡，沒有高處，沒有台階，沒有柱廊。

人群自動在他周圍讓出一個圓——不是出於敬意，而是出於等待。那種等待比敵意更沉重。

他能感覺到呼吸。

不是自己的，是他們的。

數百、數千個胸腔起伏，在同一片空氣裡。他忽然明白，這些人不是「被動員的群眾」，而是正在觀察他的眼睛。

現在，你要說什麼？

伊薩戈拉斯已經走了。

這件事像一塊剛被挪走的巨石，留下來的是空洞，而不是平坦。

克里斯提尼知道，這個空洞會要求被填滿。

不是明天，是現在。

他張口，卻沒有立刻發出聲音，那一瞬間，他第一次感到恐懼。

不是怕失敗，而是怕成功。

如果他們真的聽我，那麼接下來發生的一切，都要算在我頭上。

沒有神可以代替他承擔。

他終於說話了。

聲音比他預想的低，但足夠穩。

「雅典人——」這個稱呼本身，就讓幾個人抬起了頭。

不是「公民」，不是「貴族」，不是「部落的人」。

是雅典人。

他沒有承諾和平，也沒有承諾富裕。

他說的第一句話是：「我們剛剛做了一件，沒有任何祖先做過的事。」

人群靜了。

「我們沒有請神裁決，沒有請外國人替我們決定，也沒有等某個家族來接手。」

他的喉嚨有點乾。「我們自己，讓一個掌權的人離開了。」

這句話落下時，他清楚地感覺到，人群不是在歡呼，而是在理解。

理解的重量，比情緒更可怕。

他的腦中閃過一個畫面：如果這一切失控呢？

如果下一次，他站在那個位置呢？

如果今天的力量，明天反過來吞噬他呢？

他知道答案。會的。

所以他繼續說下去。

「如果我們要讓這件事有意義，那麼下一步，不能再靠人情、血統，或恐懼。」

這時，他第一次看到幾張困惑的臉。

好…困惑，意味著他們在思考，而不是服從。

「我們需要一種方式，讓任何人——包括我——都不能獨自決定誰該留下，誰該離開。」

這句話，像一把刀，先割向他自己。

他知道，從這一刻起，他已經不可能回到安全的位置。

風吹過廣場。

克里斯提尼站在那裡，忽然感覺到自己的孤獨。

不是被排除的孤獨，而是被注視的孤獨。

他終於明白，僭主站在高處，改革者站在人群裡，而後者，沒有退路。

§

夜風穿過小巷，帶來城裡燒過柴火的味道。

阿爾刻斯抱著門口的孩子，蹲下身來，把他拉近自己。小男孩揉著眼睛，還不明白父親臉上的緊張，也不明白夜晚街道上那些人為什麼沒睡。

「今天，我們做了什麼？」孩子問，聲音裡帶著好奇和一點害怕。

阿爾刻斯深吸一口氣，把孩子的頭靠在肩膀上。

「我們……今天，讓城市自己說話了。」

孩子眨了眨眼。「城市會說話？」

阿爾刻斯笑了笑，但笑得很沉重。

「嗯，不是用嘴巴說，而是用行動。以前，事情都是有人決定的——你該聽誰、誰該領導、誰能命令你。今天……我們決定自己不想再讓某個人說了算。」

孩子皺起小眉頭，還是有點不懂。

「我們做了對的事嗎？」

阿爾刻斯看著街道的遠處，夜裡的油燈像一顆顆星，閃動不定。

「我不知道是不是完全對，」他說，「但是……今天，我們站出來了。我們的雙手、我們的腳、我們的聲音，都告訴這座城市：我們也能參與。」

孩子低頭看著自己的小手：「我也能參與嗎？」

阿爾刻斯輕輕拍了拍他的肩膀。

「將來，你會。你會看到，這個城市不再只是貴族和僭主的世界，而是每個人的世界。今天只是開始。」

孩子閉上眼睛，依偎在父親懷裡，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安全，不是因為有人保護他，而是因為他們自己，已經開始保護自己的未來了。

夜風又吹過巷子，阿爾刻斯想：

明天城裡還會吵，還會有衝突，還會有人失望。但今晚，這個家裡，有一種新的希望。

「今天，我們做了什麼？」——我們做了自己的城。

後記：

510BC 對雅典而言是的關鍵時刻，處在「僭主制崩解 → 貴族寡頭與公民政治拉鋸 → 民主制度即將誕生」的臨界點。

驅逐僭主 Hippias 的有兩股力量：雅典貴族阿爾克邁翁家族（Alcmaeonidae）與斯巴達軍事介入（國王克列歐墨涅斯一世）；斯巴達此時是「反僭主輸出國」，名義上推翻暴政，實際上扶植親斯巴達的寡頭。

雅典民主的前夜，也醞釀了建立陶片放逐制度(ostracism)。

510BC 希庇亞斯被驅逐，權力真空出現。

508BC 伊薩哥拉斯短暫掌權，他請斯巴達軍隊進城，試圖驅逐克里斯提尼與其家族。雅典平民集體起來，包圍伊薩哥拉斯與斯巴達駐軍，斯巴達被迫撤退，伊薩哥拉斯逃離雅典（事實上的流亡）。

這是雅典平民第一次以「集體政治行動」改變權力結構。

這篇小說是在描述當前(510BC)的雅典。

§ 待續…